

湖社月刊

顧廷龍題



序

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歷史悠久，名家輩出。近代著名美術教育家、書畫篆刻家、詩人金北樓先生，在我國書畫的創作、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金北樓先生名紹城，書畫署名多作金城，字拱北，一字鞏北，號北樓，又號藕湖。浙江吳興人，生于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卒于一九二六年。先生自幼奇慧，尤嗜繪事，留學英國，獲法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大理院推事，編訂法制館協修，民政部諮議。民國成立，任北京大學商科學長、內務部僉事、衆議院議員。金北樓先生鑒于清室覆滅，熱河行宮、奉天行宮所藏金石書畫甚夥，建議運抵北京，供衆觀覽，此議受到內務總長朱啓鈐的重視，因而古物陳列所于一九一四年在清宮前廷武英殿成立。自是，北樓先生因得盡覽所藏，手摹心追，畫藝大進。山水宗馬、夏，人物法唐、仇，花鳥近惲壽平，在傳統基礎上皆有所創新。

北樓先生又以民國初建，畫壇衰微，乃與繪畫界友人周肇祥等于一九一九年組立中國畫學研究會，并被推爲會長，以周肇祥副之，聚徒講藝，成才者甚衆。

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之初，爲了溝通中國與日本兩國文化，即與日本美術界取得聯系。一九二零年，首屆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在北京舉行，二屆聯展于一九二二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第三屆聯展于一九二四年在東京、上海兩地舉行，第四屆聯展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日本東京及大阪兩地舉行。第四次聯展，北樓先生與周肇祥先生聯袂赴日，爲了闡揚東方文化，與日本畫家代表成立了東方繪畫協會。北樓先生由于旅途勞累，返國至滬，舊疾復發，不幸于七月三十日逝世，時年四十九歲。

東方繪畫協會中國本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北京成立，并以周肇祥爲會長。時北樓先生哲嗣開藩（蔭湖）、開華（述湖）及門弟子多人，爲了繼承先師遺志，遂于一九二六年冬在北京錢糧胡同十五號北樓先生寓居之墨茶閣，創立湖社畫會，『湖社』云者，以北樓先生舊號『藕湖』，敬示不忘之意。畫會以開藩爲總干事，搜羅北樓先生遺著，刊印《藕湖詩草》、《北樓論畫》等書，以永其傳。湖社畫會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創辦《湖社月刊》，藉以紀念先師，傳播藝術。同

時，周肇祥先生以中國書學研究會會長身分創辦《藝林月刊》。當時，《湖社》、《藝林》兩刊并行，各具特色，為傳播中國文化藝術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湖社畫會同門社友二百余人，為了紀念先師德業，皆以『湖』字為號，其著者有秦裕（柳湖）、吳熙曾（鏡湖）、惠均（柘湖）、劉光城（飲湖）、趙恩熹（明湖）、李樹智（晴湖）、張琮（湛湖）、馬晉（雲湖）、管平（平湖）、李上達（五湖）、張晉福（南湖）、陳雲鵬（昇湖）、陳咸棟（東湖）、李瑞齡（枕湖）、陳煦（梅湖）、陳林齋（啓湖）、馮諄（諄湖）、薛慎微（慎湖）、王衡桂（聖湖）、孫菊生（曉湖）諸君，皆一時之彥。繪畫作品除在國內各地經常展覽外，并在日本、比利時、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展出，于國內外均有較大影響。諸君作品多發表于《湖社月刊》，為研究民國時期繪畫藝術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湖社月刊》創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為半月刊，旋改為月刊，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出一百期停刊，合裝為一百冊。該刊宗旨是：『提倡藝術，闡揚國光，除刊登古今名人書畫外，旁及歷代金石文器、時賢詩詞、論說。』可以認為這是一本綜合性的圖文并茂的文化藝術雜誌。

我自幼愛好書畫、金石，殆出于天性，孩童時即閱讀《湖社月刊》，刊中所載晉王珣《伯遠帖》、唐顏真卿《自書告身》、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宋王安石《楞嚴經》、蘇軾《程本詩》、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韓干《照夜白圖》、宋許道寧《山水圖》、李公麟《免胄圖》、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管道昇《水竹圖》、鄒復雷《春消息圖》、等名跡，以及濰縣陳介祺所藏十鐘等重器，亦見之于本刊。陳氏所藏西周武王時重器『天亡簋』，自題銘文拓本稱：『武王時器四耳方座簋，名不見文，以形稱之。』繼又題曰：『余藏此三十年，今日定為『毛公聘季簋』。這是考古學家第一次為『天亡簋』所定的名稱。以上所舉，皆我平生第一次從《湖社月刊》中見到，印象之深，迄今未忘。

至于所刊其他金石文器、時賢詩詞、論說，皆有關考古史論藝之作，讀之引人入勝，有助于文化藝術研究，實非淺顯。此外，外國名家繪畫，《月刊》亦酌予選登，如日本畫家渡邊晨畝、橫山大觀、小室翠雲、矢野樵邨、永田春水等人作品，皆首次介紹給中國讀者，其對中日兩國美術交

影存

流，亦起到一定的作用。

天津古籍出版社以本刊當初發行量甚少，讀者購求不易，即偶有零冊，價亦甚昂，爲了滿足廣大美術愛好者需要，決定影印出版全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這種繁榮美術研究、豐富祖國文化積累的精神，是應該表彰的。

史樹青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日。



字題頭刊《刊月社湖》

章力

春衣問題應官解決

報日小海上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爲擴大宣傳，特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以資推廣。凡有欲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接洽，定當竭誠服務。

報畫亞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爲擴大宣傳，特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以資推廣。凡有欲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接洽，定當竭誠服務。

報畫亞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爲擴大宣傳，特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以資推廣。凡有欲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接洽，定當竭誠服務。

報畫亞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爲擴大宣傳，特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以資推廣。凡有欲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接洽，定當竭誠服務。

報畫亞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爲擴大宣傳，特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以資推廣。凡有欲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接洽，定當竭誠服務。

頁告廣《刊月社湖》



號刊創報《刊月半社湖》



底封面封《刊月社湖》

影遺生先北拱金

湖社畫報出版祝詞

畫重理法 尤貴大機 陶鎔南北 殊塗同歸
 繁榮羣英 共研妙旨 晨夕觀摩 兼賅衆美
 規撫景物 潤澤詩書 乃臻絕詣 味道之腴
 斯刊流傳 洛陽紙貴 解衣槃礴 請赴嘉會
 畢節路朝鑾拜題



祝詞

互輸文化 有開必先 光增國際 湖社諸賢
 畫報新刊 半月一覽 滿幅琳瑯 益智不淺
 丹青妙筆 悉有師承 蒐羅宏富 中外羨稱
 美術流傳 人各一紙 旭日東升 聞風興起
 岷陽張式遷

東方之美歐惟丹青哀今集古月計有
 程窺豹一斑得龍一爪神州神山其風
 肆好借金鏡力結翰墨緣日新又新寶
 繪永傳

陳韜拜祝

北樓丹青南宗山斗哲人其萎千金敵
 帶湖社英多造化在手相觀而善不脛
 而走豈惟繪事獨學無友推而放之國
 別何有 湖社半月刊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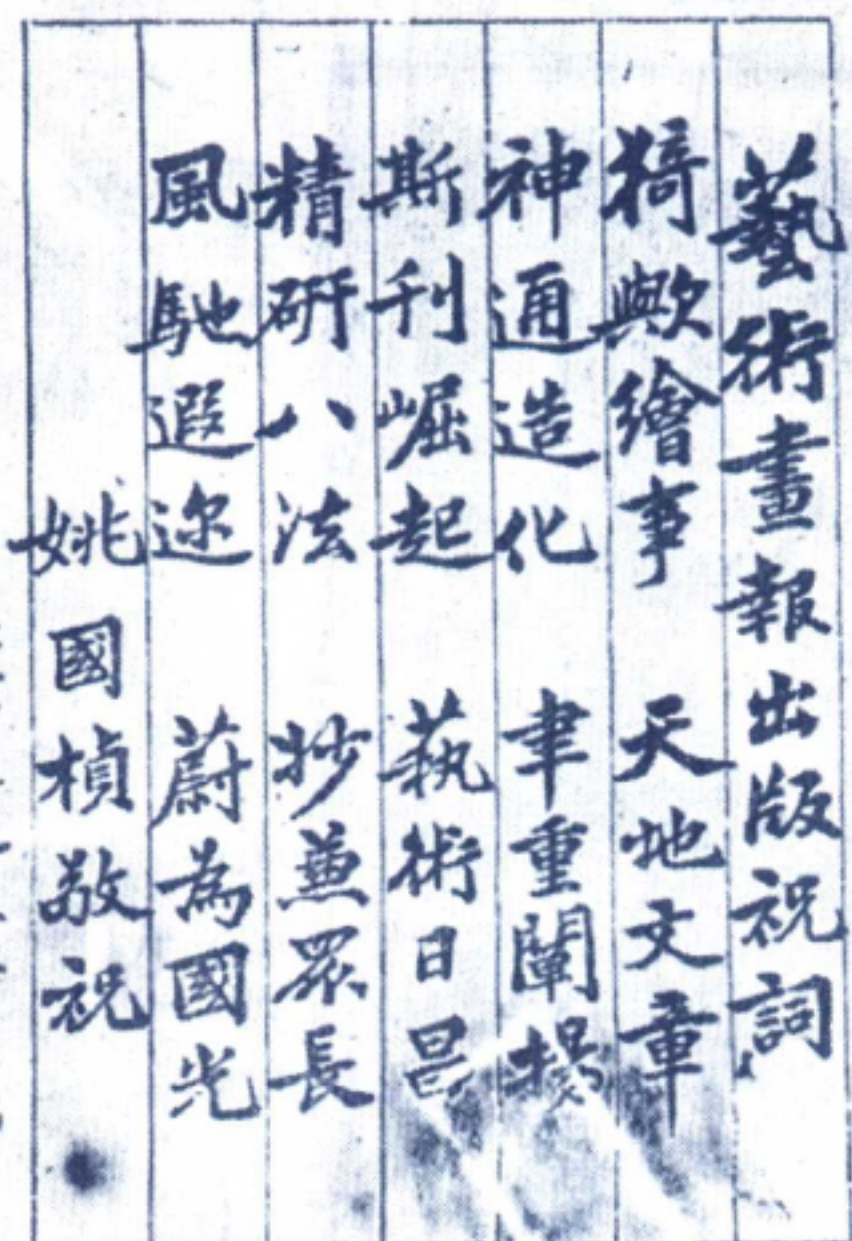
闕鐸奉祝

祝詞

猗惟湖社 美術所宗 中外聯合
 新舊冶鎔 時流順應 故步不封
 師承有自 桃李陰濃 墨雨筆花
 一時風尚 妙本流傳 爭先提倡
 鏤板發刊 期分朔望 文苑藝林
 頡頏相望 華實並茂 滿目琳瑯
 匯通文化 東暨扶桑 風行預卜
 紙貴洛陽 大雅宏達 于國有光
 湖社畫報開幕王震敬祝

金拱北先生事略

金紹城。又名城。字鞏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藕湖。浙江吳興人。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課餘握管。輒迴異常人。其鄉里士紳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冊臨摹。頗有亂真之概。其作畫雖無師承。而動筆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鳥。無一不能。兼工篆隸鐫刻。旁及古文辭。及長。留學英國鐳司大學。功課甚嚴。日無暇晷。而自修之餘。必仍習畫如故。遇休沐日。或出遊。凡經美術院博物館。輒流連不忍去。其嗜古之篤。有如此者。畢業歸國。道經美法諸邦。遍覽其山川。考其古蹟。光緒三十一年。充上海會審公廨裏識委員。時有黎王氏者。至奧官歸。攜婢女數人至滬。捕房指為拐匪。洋員不察。遽令付獄。紹城以事關國體。嚴詞力爭。洋員恃橫無理。道歉。衆憤始平。旋改官京曹。退食之餘。時與王公親貴名流傾彥。研究書畫琢刻。考古詞章之學。所見名賢遺跡益多。而學術益進。聲譽日隆。著有藕湖詩草。及北樓論畫等書。清宣統帝嘗賜以模山範水匾額。受天百祿春條。以繪事得邀殊榮。亦異數也。宣統二年奏派赴美充英國監獄改良會代表。事畢。赴歐洲各國考查監獄。前後年餘。著有第八次萬國監獄協會報告書提要。及原本譯文。考察各國監獄報告書提要。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報告書提要。十五國審判監獄調查。各國監獄制度譯略。十八國遊記。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美術。攷古求新。精研記載。各國王公紳商。共認為中國美術家。萬國攝影會贈給一等獎牌。並推為終身會員。歸國後。適政體革新。薦補內務部僉事。旋被選為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秘書。



北京交通大學用機

緊惟畫伯近代冬心流風未遠桃李成陰丹青
久擅寶晉雲林創立湖社互討參尋刊畫作品
他待賞音廣立多師化山之岑歲念四番節候
同臨更以餘幅風雅力任法書綉篆倒逆難針
塔碑禮器片羽吉金博採東西綜攬古今宏碩
毅力行見駸駸

湖社半月刊祝詞

吳興丁士源

湖社半月刊

方若題

湖山青

蒙藏院參事。在內務部時。議設古物陳列所。為常軸採納。即令監修工程。皆參考各國博物院成規。備臻完美。至今外賓參觀者。羣相稱譽。又念陳列物品。大

湖社半月刊發刊誌喜

起勝尋

姚震

撫繪。實為愛護古物思慮周遠之舉。當事者頗然其說。曾經從事臨撫。祇以時事多故。半途而廢。迄今猶未竣事也。

當是時又籌設中華博物院。聯合中美考古專家於北京。為大規模之組織。互將物品萃集菁英。方議定成立董事會。著手進行。而政局猝變。不克觀成。引為憾事。又嘗以近代畫家爭尚西法。苟便簡易。行見古人精意。日就漸滅。乃鳩各同道於民國九年春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集思廣益。繼往開來。當時人會者有二百餘人。凡經指授。無不卓然成家。前大總統徐公。以其提倡國粹。獎掖後進。出資相助。以成其美。日本諸畫家。均聞聲來華造訪。議開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每隔一年。舉行一次。已歷第四屆。輪值在日本與會。邀約京滬同志。連袂赴日與會。大受彼邦人士歡迎。無不驚服中國畫學進步之速也。歸途罹疾。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六日。歿於

都數千年遺傳。得之匪易。聚之尤難。於歷史美術。均有重要之關係。雖分門別類。僅用中文。外賓來參觀者。每苦茫洋無津。乃倡議聘請華洋考古專家數人。互相考據。編譯詳細目錄。並用西文記載。參觀保管。便利殊多。並鑒及歷代帝王畫像。幅多而巨。向無副本。陳列日久。必為風日所蝕。一經損壞散失。即無從補繪。力請招員縮臨副本二分。一備所中陳列。一則藏之他埠。原本則永久珍藏之。其他

寶貴
稀有
之品
亦可
擇尤

湖社半月刊祝辭

發揚國光

戊辰春曹世霖

湖光

恭錄

畫學講義

吳興金紹城著

滬濱。日政府褒贈勳三等瑞寶章。中外人士及各報紙雜誌莫不同聲悼惜。紹城生於清光緒戊寅年九月。得年四十有八。父諱肅。祖諱桐。兄弟七人。子二人開藩。開華。孫二人。曾望。曾武。古今人品第畫品。輒左山水而右人物翎毛花卉等畫。此以其品格之高下言之。若論畫之難易。則繪事之中。當推人物為最難。次則動物。茲特揭出此兩種畫品之難點。約略言之。人物。今人畫人物。或坐諸石。或倚諸樹。極鮮在屋中者。以人在屋。則殿閣几案床榻之屬。皆生問題。蓋人物畫大都寫歷史故事。欲寫古昔故事。必考其朝代

。方合其屋宇几席車騎服式等制度。即以冠服履舄言。漢冠唐巾。袍服直裰。履屨皂靴。代有變遷。作畫者斷難隨意支配。昔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書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見華亭何良俊元朗所著四友齋畫論）年湮代遠。茲姑弗論。試以近事言。前清上海某畫家繪時事畫報。有戴三眼花翎者。一帽綴翎三支。支各一眼。排列於後。世家見之。以為笑談。猶有一事。無關於畫。而與畫類。因連續而作趣談。三十年前。西裝甫行於中國。婦女之西裝者更鮮。有某夫人服西婦裝束。攝影以炫世。竟圍其扎腰粗衣於禮服之外。扎腰者舊時西婦用以約束細腰者。襲牒之物。不登大雅之堂。西人見之。未有不掩口而葫蘆者。事不詳詳。及時裝束。且有錯誤。貽笑大方。況生今之世。而畫古代衣冠。更非詳加考究不可。今之作歷史作者。大半以優孟衣冠為藍本。夫粉墨登場。花面赤髮無論矣。帝皇之冕滿綴絨球。試觀文華殿新年所懸歷代帝王像有此裝束乎。以此類推。焉有是處。然則考究歷史畫法。如何而可。曰。多讀古書。以審其制度。多看古畫。以辨其裝束。古畫雖亦不無錯誤。而去古未遠。即非目見。耳聞較真。凡作畫者既讀古畫。參以古書。苦心經營。製成。畫。求免微辭。其庶幾乎。

藕湖長往 文采如生
後來繼美 社集羣英
模今範古 精益求精
期望露布 中外風行
文化日進 邦家有榮
盛業不朽 千秋令名
丁卯季冬 紹興余昌題

為湖社半月刊致語
點目使飛三都雲集
不脛而走一紙風行

楊毓珣

動物、世界動物之屬。於麟鳳蛟龍今不得見者外。舉凡今所能見者。毛羽色澤。嘴臉眼緣。今不異古。觀察標本。按圖索而驥。宜若易然。殊不知此乃皮相。而飛鳴宿食。一禽有一禽之姿態。一獸有一獸之形狀。靜觀細察。各不相同。昔黃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足。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見輟耕錄）又馬正惠嘗得鬪水牛一軸。云屬歸真真迹。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之外。有輸租莊客立於階下。凝視久之。既而竊哂。公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莊客曰。某非知畫者。但識真牛。其鬪也。尾夾於髀間。

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真。（見宋郭若虛所著圖畫見聞誌）由是觀之。觀物不審者。差謬之處。在所難免。一有謬處。丹青雖佳。終非完璧。吾故曰。繪事之難。當推人物為最。次則動物。質諸當世研究畫學者以為然否。

垂子
湖社半月刊
表勵準

(一)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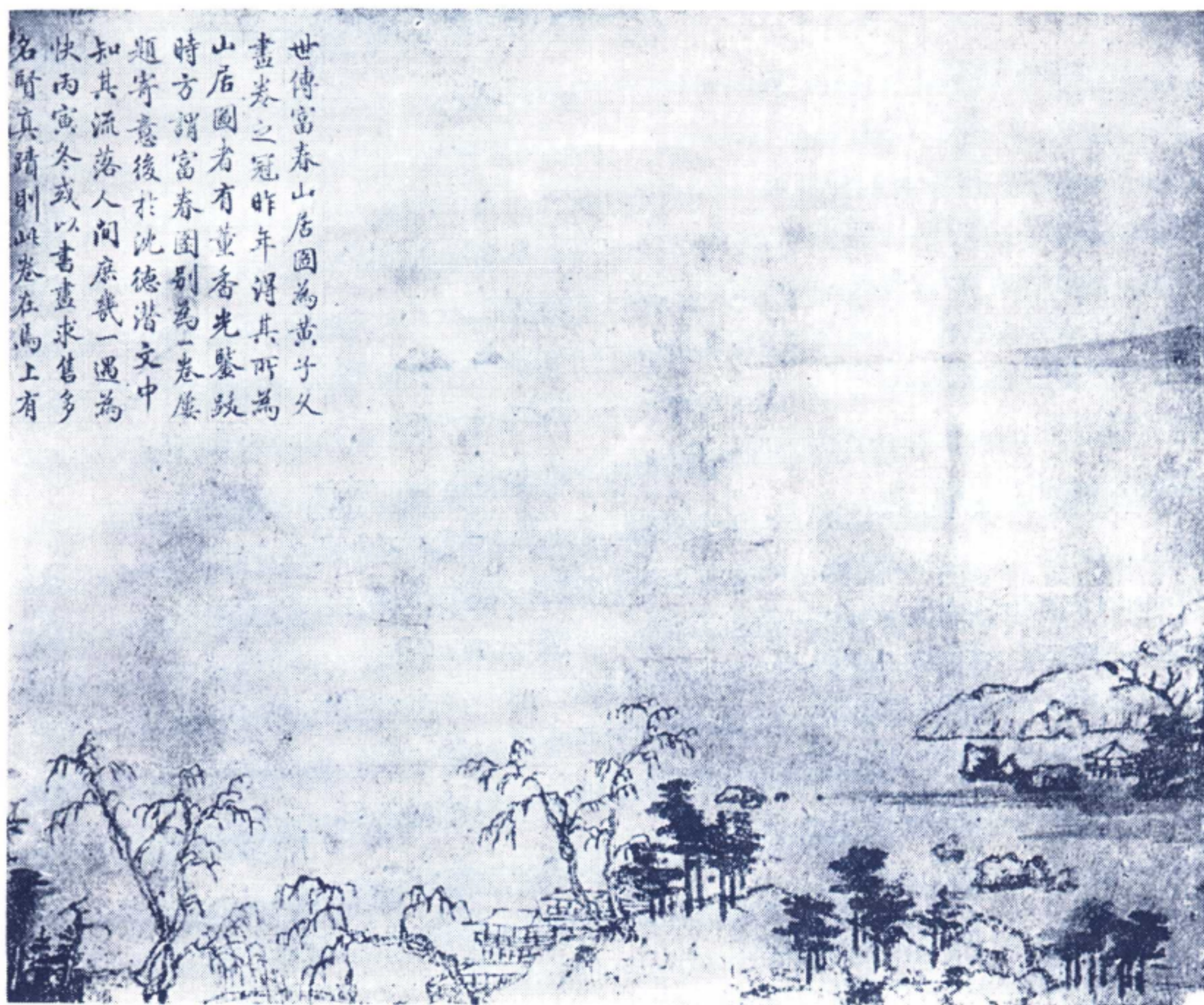


予大癡畫卷
予所見若
橋李項氏
家藏沙磧
圖長不及
三尺婁江
王氏江山
萬里圖可
盈丈筆意
類然不似
真跡唯此
卷規寒瑩
巨復極精
慢復之得
能展許應
三丈不暇
接久生平
子得意筆
最在長安
憶朝參之
每朝參之
隨微玉周
臺一觀如
卷寶所虛
詣實歸自
往實歸自
謂心脾俱
福頃奉使
暢順取道
三湖友人
濟里翰爲
華中和會
予此圖藏
購此圖藏
之畫禪室
中興摩訶
雲發吾師
嘴發吾師
乎吾師乎
一丘五岳
部具是矣
丙申十月
七日書于
龍華浦舟
中董其昌

余年來教授學生書法。立論不取高深。蓋高深之談。易涉虛渺。卽以氣韻言。前人所論。往往謂得于筆情墨趣之外。夫畫。筆墨而已。而謂在筆墨之外。無怪解人之難索也。余之教人。獨取淺顯。淺顯則易引入入門。升堂入室。自不難矣。以學者。猶瞽者。教者。猶相者。導引得當。步履從容。積以時日。門徑自熟。無相亦能行矣。然則氣韻云者。當作如何講。曰。易耳。凡畫山水。不外鉤皴染擦點諸法。鉤皴點。能畫者皆知之。惟染擦得法。氣韻出焉。輪廓既定。以墨渲染。是氣韻之發於墨者。渲染未足。再以筆擦。是氣韻之發於筆者。故氣韻全在筆墨之濃淡乾潤。何必他求哉。

畫局題款爲最不易事。須視畫之全部局勢。審定合當位置。然後落筆。或詩或跋。參差高下。隨意題去。均與畫局相合。而書法又宜與畫法相稱。畫有粗筆工筆之分。粗筆畫題字。宜縱橫奇古。工筆畫題字。宜娟秀灑落。若倒置之。則書法雖佳。兩不合式。況書既不精。不如不題之爲愈也。夫唐宋以前畫品。多不署款。或隱藏於樹根石隙間。自蘇東坡。倪雲林。米氏父子。文

(二) 卷 長 圖 山 春 富 久 子 黃 元



世傳富春山居圖為黃子久畫卷之冠。昨午得其所為山居圖者。有董香光鑒跋。時方謂富春圖別為一卷。屢題寄意。後於沈德潛文中。知其流落人間。庶幾一遇。為快。丙寅冬。或以書畫求售。多名賢真蹟。則此卷在焉。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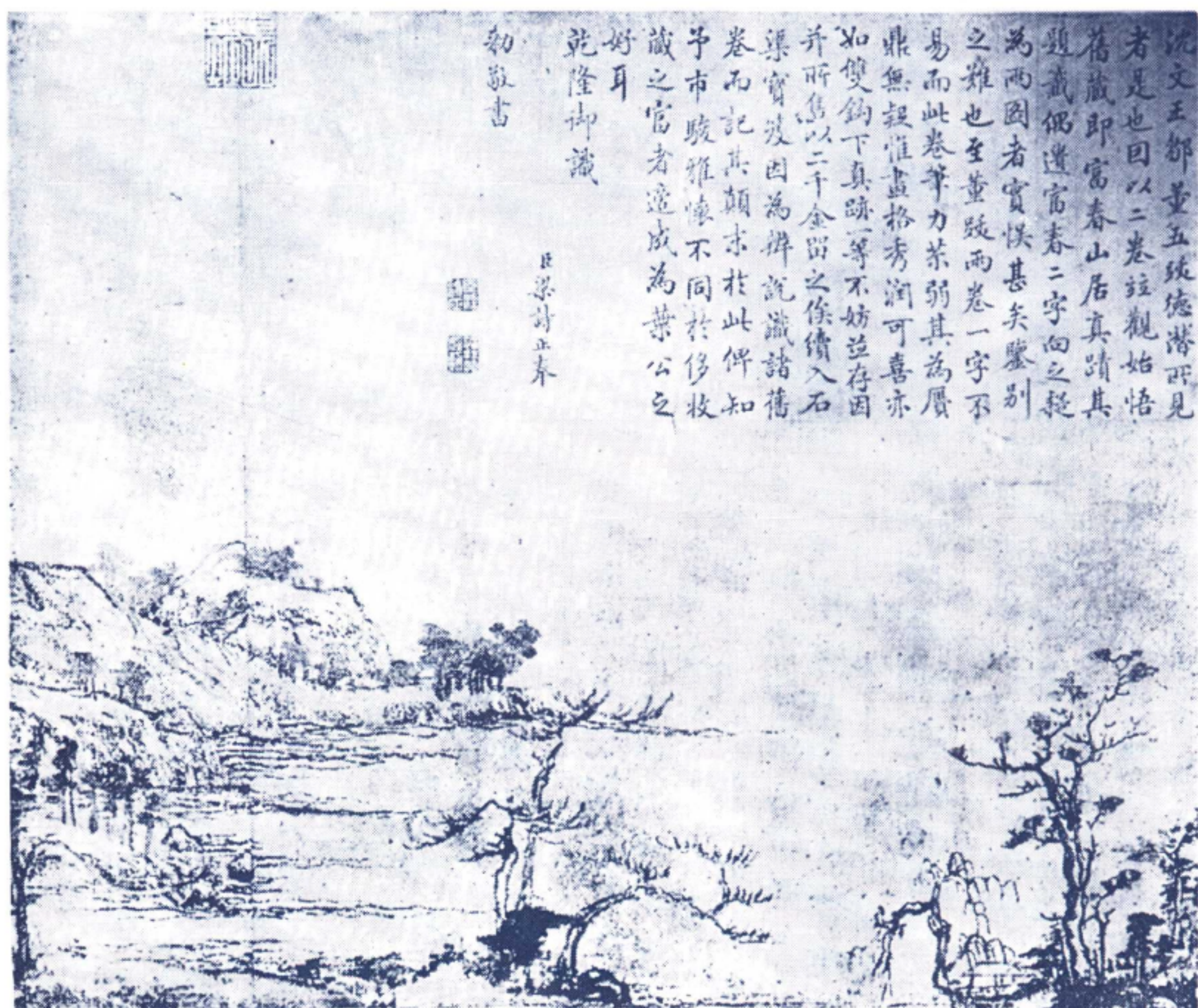
辭高妙。書法又遒勁超逸。畫局之上。題詩或跋。着筆成趣。便開後人題畫之門。蓋題句乃所以顯畫意也。今之畫家。襲古人之陳言。以補空白。或意不相屬。或字間有訛。貽笑大方。往往而是。曷不師法古畫。署款於樹根石隙間。或少題字以藏拙乎。猶有一事。更當注意者。凡題仿某家畫法。須確曾見過某家畫。臨過多少遍。筆底却有似處。方可云仿。否則不如不題。撫仿字樣。較為通脫。余見今人畫冊頁。十有八九云撫仿南宮。雲林。仲圭。叔明。石川。白陽。以及南田。石谷。漁山等家。其中惟米南宮。倪雲林兩家可顯見者外。餘則用筆用墨皆相若也。譬如畫一合家歡圖。題跋曰。某公坐於左。某夫人坐於右。立兩旁者為公之某兒。某婦。某女兒。某孫男女。一一題識其上。其中惟老翁老婦可顯見者外。餘則男女大小。面目相若。不為識者笑乎。且觀此圖者。要皆熟識人也。猶之購買冊頁者。多半知畫中門徑人也。即或不知。而其親戚朋友。容有精於此藝者。故大書特書曰撫仿。不可不加之意焉。今人每善求人作歲朝圖。取其吉祥止止也。不知歲朝圖。最不易畫。曾見古人作此圖者。物品無多。大都畫一瓶。瓶中插花卉。如梅松天竹等類。俯仰橫斜。各具姿態。其傍則佐以果品。如百合柿子香櫞之類。至多加爆竹一串。以資點綴而已。清逸絕俗。仍不失為高雅之品。今人畫歲朝圖。務取豐滿。近來申江畫家某。作一中堂。異常

自負爲佳構。觀之則插花盈瓶。傍佐柏枝。牡丹。水仙盆。香櫟。百合。紅柿青錢。香爐如意。小兒玩具。雄鷄大魚。豬頭年糕。爆竹兩長串。髻髻人家買年物歸來。堆置滿桌滿地。尙得稱爲畫品也。

世之學畫者。每苦山水畫之章法難於布置。不知山水即目前之風景。取材不難。變化尙易。稍增稍減。形勢自殊。即稍有錯誤。亦不難於補救。惟花卉之章法。實屬難於布置。在普通之眼光。以爲一二種花。隨便布置。有何困難。不知布置花卉。最難新奇。易落平庸。至於平庸。即少精彩矣。且於時候。至有關係。如甲種花與乙種花是否同時。苟時候稍差。強畫在一處。難免受人指摘。古人畫花卉。一稿數易。率爾操觚。絕鮮佳構。近來畫花卉者。於章法布置。不肯用心。或只顧筆力。每幅雷同。或不知剪裁。堆砌滿紙。或忘花之本體。將草本花畫成木本。或徒逞怪狂。比真花加大數倍。既云寫生。當有生意。忘其本來面貌。而不留意於章法之布置。欲求高尚。豈可得乎。

中國畫品。裝置之法。便於賞玩。較西洋畫裝置爲勝。西洋畫品。紙用厚紙。圍以木框。蓋以玻璃。重量殊沈。一經懸掛。遷移人非易事。余昔年曾至一家。觀其壁間所懸畫。數年以後。再至三至。壁間之畫如故也。觀玩之意味。逐次減少。卒不欲觀之矣。中國畫品。古昔畫於壁。壁破而畫毀。不能持久。且無從遷移。其不便更甚於西洋畫之裝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長卷(三)



(四) 卷 長 圖 山 春 富 久 子 黃 元



入鏡框者。繼而改畫紙絹。裝置立軸。懸諸室中。觀玩多時。易以他幅。眼光爲之一變。興趣隨時轉移。卷藏懸挂。一舉手之勞也。使利多矣。然出門訪友。攜其欣賞。捆載而往。猶覺非便。於是有裝成手卷。或冊頁者。舟車所至。取攜甚便。漸進而繪諸扇頭矣。交際場中。互相觀玩。更無有便於此者。此中國自古迄今。研究賞玩畫品之便利。逐時進步也。

古今畫家。論山水畫法者。汗牛充棟。論花卉畫法者。絕無僅有。茲將花卉之粗筆工筆畫法相異之處約略言之。以餉學者。

粗筆○粗筆畫。又名寫意畫。言隨其胸中逸氣。揮毫落紙。姿態橫生。自然神似。不規規以求形似也。故畫木本花卉。行幹發枝。宜毛而有勁。鉤花點葉。瀟灑自如。畫草本花卉。墨華色澤。宜體態嚴重。迎風帶露。氣仍輕清。如此雖寥寥數筆。而精涵發越。不可一世。若用筆暴悍。劍拔弩張。全失花卉之真面目。又何神似之有。不願學者效之。工筆○工筆畫。又名寫生畫。言與真花無異。栩栩如生也。故畫工筆花卉者。宜將各種花木之枝幹葉瓣。以及老葉嫩芽。新萼殘英。隨處觀玩。臨楮弄筆。自能將平日所見真象。以赴筆墨間也。工筆畫。有二大難處。一賦色。過於濃厚。則失之俗。過於輕澹。則失之薄。宜臨時調色。深加斟酌。一取材。專撫舊本。則毫無新意。對花寫照。則苦於拘滯。允宜獨構心思。巧爲剪裁。願學

者留意及之。

古人畫遠山。有後層轉濃者。論者頗不一致。或曰。山愈遠則霧氣愈深。故色愈濃。或曰。遠山之前澹後濃。須視察山勢之光綫。非漫然涉筆也。余以前說爲非是。後說爲近情。蓋霧氣深則山色隱。焉能較濃。若指爲光線。則語較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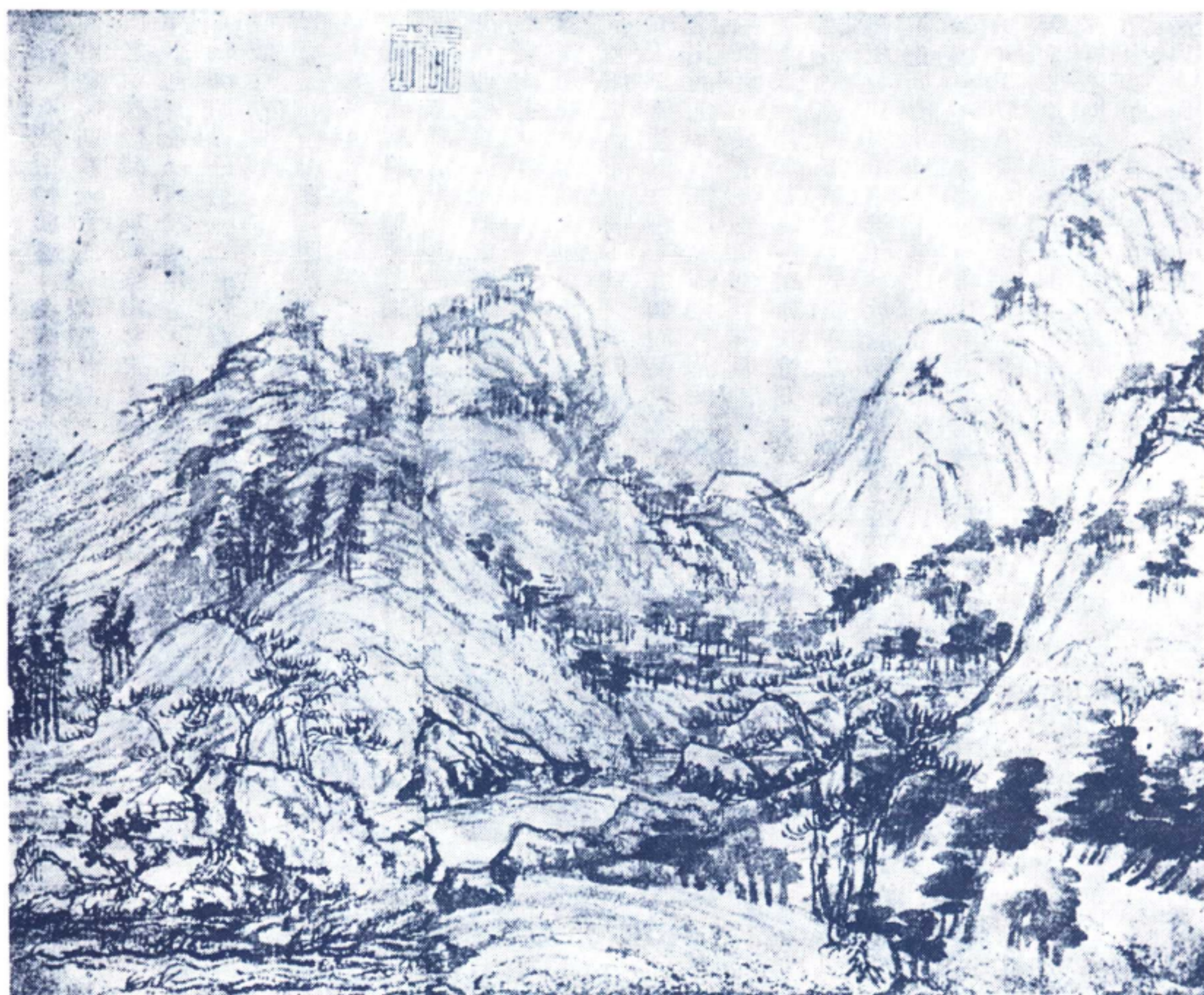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人皆以爲此說最難索解。其實何難解之有。凡畫有根底者。攤紙几席間。凝神對之。意之所在。紙上已髣髴若有山川。隱然浮起。凹者凹。凸者凸。迎機寫去。便爾顯然畢現。意在筆先。此之謂也。

學畫。須先知紙之性質。知其性質。畫時自易著手。蓋紙之性質不同。畫之用筆用墨亦異。紙類大別爲生熟二種。其顯而易見者。滲化不滲化而已。生紙漬水滲化。熟紙則否。故畫熟紙者。或墨。或顏色。筆端宜潤而淨。以取光澤。若寫雲山。宜加意渲染。方得空濛縹渺之趣。工筆畫。於絹素之外。大都喜用熟紙。以其紙不滲化。放膽細描細染也。然渲染亦有分寸。至多二三次。過此則色滯而筆癡。不能流暢也。畫生紙者。運筆宜速勿滯。以取靈機。揮毫落紙。隨其滲化。若筆墨之濃澹乾濕得宜。則山川晴雨。雲煙蕩漾。有不期然而然之妙。以其紙性足以助氣運之生動也。至於畫綾。與生紙性質相近。畫摺扇。與熟紙性質相近。不再備論。畫。美術也。應從美字着想。曰古茂。曰蒼

元 黃 子 久 富 春 山 圖 長 卷 (五)



(六) 卷 長 圖 山 春 富 久 子 黃 元



潤。曰秀逸。曰荒寒。雖羸豪工緻。畫法不同。而各有美之觀念存乎其中。古茂者。氣味醇厚。色澤渾璞。是美之發於靜穆者也。蒼潤者。草木華滋。峯巒峻厚。是美之發於雄偉者也。秀逸者。沙明水淨。林木森疎。是美之發於清幽者也。荒寒者。枯樹斷雲。長空岑寂。是美之發於澹遠者也。總之觀畫者各有好。作畫者應就性之所近而專工之。古茂一派。須令觀者生靜穆之想。蒼潤一派。須令觀者生雄偉之想。秀逸一派。須令觀者生清幽之想。荒寒一派。須令觀者生淡遠之想。質言之。凡製一幅圖畫。能引人人勝斯為美矣。

今人作畫。務取其多。充塞滿幅。自以為厚。觀畫者又從而和之。以堅作畫者之自信心。不知此乃大誤。要知畫之所謂厚薄。不在施墨之多寡。而在用筆之健弱。筆弱。雖層巒疊嶂。雲樹茂密。而形勢依然單薄。筆健。雖一邱一壑。林亭孤寂。而氣息亦覺雄厚。以筆健者執筆直下。胸無遲疑。縱橫揮灑。有一種沈着之氣。赴諸筆端。落諸紙上。故不期厚而自厚也。若夫筆弱者反是。心手相戾。運筆中疑。鈎勒平陷。提之以染色。腴理錯亂。掩之以點苔。縱然滿幅雲山。而佈置迫塞。絕鮮靈機。厚云乎哉。

趙子昂畫馬。閉門伏地。對於馬之動作。如長鳴。如蹴蹄。如奔馳。如滾臥於郊原。作種種狀態。咸原畫狗。客訪之。聞室中大聲甚沸。有類數十狗。若爭骨者。若衆雄逐雌。

者。又若孤村野店。陡見生客。吠聲從水中出者。及闢戶。則原據几畫狗正酣。口中信信聲猶未盡已。子昂與原。皆以身作則。形容以赴其筆墨。用心如此。宜享大名於後世。余謂非特畫動物爲然。卽畫山水花卉亦當如是。要用全副精神。潛心默揣。如畫山水。則替山水中人物。設身處地。或坐茅亭。或立荒坡。或騎驢馬而行山徑。要各傳其神情。卽無人物。宜從全局設想。若者宜橋渡。若者宜亭榭。若者宜立浮圖。而藏殿宇。要各求其適當。至於花卉。雖較簡單。而風晴雨雪。亦宜體貼入微。纔行施墨。又作畫不能將全部畫出。卽如黃子久畫富春山圖長卷。雖洋洋大觀。亦祇能寫其片面。而後面一部分則不能畫矣。卽曰畫分三面。總有一面不能畫到。況立軸屏條。焉能畫其全部耶。花卉更不能將全本畫出。總之無論何畫。均應選擇其最精采之一段作主體。纔有全神貫注之妙。使讀畫者神遊其間。自然推想出其全部或全本。引人入勝。方可稱爲好手也。

今人學畫。纔能握管。便好大言。輒曰創作。而不知所謂創作者。非徒逞狂怪。胡亂塗抹之謂也。創作重在構局。一幅寫成。要出人意外。而仍在人意中。出人意外者何。唾棄常蹊之布局。特闢新奇之境界。令讀畫者神遊其間。快然而生奇趣。悠然而動遐思。畫至如此。神矣化矣。非一蹴可能幾此境也。必也幾十年從事於古本

(七)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之臨摹。真境之研究。心領神會而集大成。始運用其思致之靈機。而發筆墨之異趣。非苟焉而已。

仍在人意中者何。畫境雖奇。畫理皆當。無背謬之處。容人指摘。則奇而正矣。董北苑萬木奇峯圖。於崖嶺最高遠處。陡起一峯。如華表。如石笋。直立凌空。疲削巉絕。嚴滄醅山水。畫一古藤。蔓延糾結。蟠兩山頭。一人崎嶇攀援而下。斯爲真奇。斯爲創作。今之所謂創作者。有此思致乎。有此魄力乎。

畫設色山水法。前人有二說。王右丞畫論。操筆時不可作水墨設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設色不妨。錢松壺畫憶。則云。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綠淡赭。不可移易。二說絕然不同。而各有見地。余意松壺爲初學說法。凡初學者。除去臨摹。自創新圖。操筆時水墨設色。茫無成見。故欲其立定主意。分清界限。使之練習到欲如何便如何地步。初步既達。然後再講神韻。至於青綠淡赭。畫法自然不同。青綠皴法宜簡明。以留施重色地位。若施淡赭。則墨筆皴染。須先完足。方有精彩。否則色浮而薄矣。能如是用墨用色。正右丞墨韻既足。設色不妨之謂也。不妨云者。便是不設色亦可之意。蓋不加色彩。墨華中已具神韻矣。故余於以上二說。認畫論爲高超。認畫憶爲切實。不可偏廢。學者須潛心默會。折衷以尋途徑也。